

叶嘉莹先生去世 图书馆连夜布置灵堂 迦陵学舍前致敬不断 风雨送大师 她在丛中笑

手捧一束花，放在先生的遗像旁，深深鞠躬，半天不曾起身，原来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淌。来自物理学院的刘同学，还代表喜欢诗词的母亲，一起来哀悼叶先生，“我们经常一起分享先生的讲座视频。”

一鞠躬、再鞠躬、三鞠躬，文学院的同学都来了，列队整齐向叶先生告别，“我们曾听师哥师姐说过，先生曾在迎新晚会上站着讲了快1个小时，我们也时刻期待能有一次聆听先生‘大课’的机会……”

花束、花篮、花圈。连夜就在逸夫图书馆布置好的灵堂，来往致敬的人不断。很多人是和先生有过接触的，凝望着叶嘉莹先生的遗像，仅那一眼，潸然泪下，音容犹在。

“荷花凋尽我来迟。正是因为仰慕叶先生大名，我才报考南开大学，很遗憾未能亲身聆听叶先生教诲……”南开诗联副社长王舒站在迦陵学舍门前，献上花，三鞠躬。

“萦绕耳畔的数字吟诵声，让我总觉得叶先生从未远行。莲花飘落了，但莲子仍留。”新传学院代管专业的张嘉迅，轻轻讲述，南开学子必能织出自己的绸缎，让叶先生无憾。

这一场冬雨，是为刚刚去世的叶嘉莹先生来送行的。从前夜到昨天中午时分，冬雨淅沥，在迦陵学舍门前，不断有前来悼念的学子，在此寄托哀思。

11月24日，百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，离开人世。记者在南开大学校园看到，学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通过各自方式表达悼念之情。



叶嘉莹先生和闫晓铮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逸夫图书馆 选彩色遗照“灵堂在学校最具标志性的位置”

不断有人捧着花束、花篮、花圈，步入南开大学逸夫图书馆。

一进图书馆，“沉痛悼念叶嘉莹先生”的醒目大字映入眼帘，与众不同的是，悬挂着的叶先生遗照，是一张彩色图片，面露微笑。来自各界的花篮、花圈，环绕四周，翰墨书香中素色，令人更加肃然起敬。

在现场志愿者的指引下，一名学生把带来的一束花，轻轻放在遗像下。后退，鞠躬。“先生再见了……”

两位老人相互扶持而来，其中一位是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，曾为叶先生的书做过封面设计，“能为先生做过一些事情，是我的荣幸……”

自发前来，相互搀扶、深深鞠躬，不愿起身，只因为深沉的悼念，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离去。”这样的表达不止一个人在念叨着。不少学生是围在周边，眼中闪着泪光，凝望叶先生的熟悉的笑容，仿佛在讲堂里、视频里，依旧那么可亲可敬。

在图书馆，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桢介绍说：“先生去世后，各部门连夜统筹，设计方案，布置灵堂。”地点设置在图书馆，是学校最具有标志性的位置，方便师生们前来哀悼，“先生的遗像照片是彩色的，她像平时上课一样，目光慈祥地看着我们。”卢桢回望了一下，沉着声音说：“你看，先生在花丛中微笑。”

包括天津各界以及国内各大高校、中国作家协会等社会组织，张伯

礼、濮存昕等各界人士，作为叶先生的好友、晚辈忘年交，在第一时间委托学校送上花圈。据悉，纪录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的剧组也将于近期赶到天津。

南开大学此前曾发布讣告，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4年11月30日(星期六)上午10时在天津第一殡仪馆滨河厅举行。

“周末，我们送别叶先生。”很多读者也通过全媒体平台留言。

迦陵学舍前 风雨中的思念“诗词的女儿 优雅先生”

王舒结束了上午的课程，就从海教园校区打车赶到八里台校区，直奔叶先生生前治学所在的迦陵学舍。

她告诉记者，从小喜欢诗词古典文学，就是因为仰慕叶嘉莹先生，才坚定地报考南开大学的，“本科没有安排先生的课，我就想将来要读研、读博，目标就是做叶先生的学生。”之前，王舒曾陪同著名校友高东山先生回访母校，拜谒迦陵学舍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曾经欲亲身聆听叶先生教诲的愿望，成为遗憾。但她也表示，“会在中华诗教的学习中，将叶先生的诗心永远传承下去。”

迦陵学舍是2015年南开大学校庆日时正式启用的。当时，叶嘉莹先生也是在这里，表达了自己继续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。

“喜欢中华古典诗词，是我的天性…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在社会中就应该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。我从小就是读中华传统文化著作长大的，第一部开蒙的书就是《论语》。孔子说：‘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君子忧道不忧贫’这是我所注重的真正美好的理想，不是为了个人。”

哲学专业的李浩楠告诉记者，觉得读叶先生的诗，总有一种对话的感觉。诗的魅力在于抒发共鸣情感，而先生的魅力在于一生致力于诗。“所以她的经历、她的作品始终给人以共鸣感。斯人虽仙逝，其文字永远动人。”

往来迦陵学舍的人很多，叶嘉莹仿佛一团火光，总能吸引着大家云集而来。

连夜赶回天津的闫晓铮博士，原本在南开大学读物理专业，但因为一次听完叶先生的讲座，就跨专业考研进入叶先生所在的学院。

在现场，闫晓铮告诉记者，那一次叶先生讲的是嘉陵十四稿中的“家国沧桑”，“当时，我和讲台上的叶先生，物理距离并不遥远，而20岁的我和近90岁的先生相比，她结合主题讲述自己之前的遭遇，是我没有经历的，却又把我带到诗中、历史中。”闫晓铮对于先生治学精神有着深刻印象，在拍摄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时，叶先生仰面摔倒，就在紧急救护从电梯下楼时，“她还嘱托我，有一份稿子已改好，就放在书桌上……”

“卅载结缘 为有荷花唤君来，百

岁归去 先生诗魂照南开”

“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”

“凤羽今游广宇去 人间犹自有清音”

“诗词的女儿 优雅先生”

……

有自作的挽联、有采撷先生的旧作、有发自内心的哀思，悼念的花海中，映衬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先生具象。

迦陵学舍外，几位南开学子静静站立，在等待？在思念！他们、她们互相拥抱了一下，就如经济专业的许子同所抒发的情愫，莫因花落泪双下，且待冬去又一春，赓续前辈的事业，重新掬起水中那片月光。

文/摄 新报记者 单炜炜 王轶斐

